

晨光里的公路人

许晨冰

晨光才刚洒透东边山头的薄云，蓝田公路段院子里的静寂便被一种执拗又规律的敲击声率先打破。嗒——嗒——嗒，王勇戴着眼镜，蹲在段门口，“对付”着一台罢工的打草机。离八点半上工还早，角落的“修理铺”已经开张。一把小锤精准地敲打着卡死的刀轴，偶尔伴随金属摩擦的“吱嘎——”轻响。他眉头微蹙，眼神专注得如同外科医生。机油特有的、带着锈蚀感的厚重气味，混着清冽的晨风，丝丝缕缕地钻进鼻孔。他粗粝的手指沾满黑亮的油泥，深深嵌进掌纹里，仿佛那是他生命图谱上无法剥离的印记。那些“趴了窝”的小机械，在他手下总能重新喘息起来，为段里省下的每一分钱，都成了他沉默的勋章。

“哗——哗——”院子另一头，水声清亮。驾驶员孙选堂正弓着腰，奋力拧干一块厚墩墩的灰色抹布。他脚下，一桶清水已微微泛黑。引擎盖早已光可鉴人，在熹微晨光里反射出柔和的晕圈。他还不满意，半跪下，伸长胳膊去够轮胎内侧挡泥板深处溅上的泥点，指关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。车身每一道

曲线，都被他手中的湿布反复描摹，水珠沿着刚擦过的地方滚落，在黄漆上拖曳出数条细长、银亮的“蜈蚣”痕迹。他不仅是段里出了名的“干净人”，还是“能行人”：灰制服永远笔挺，工具箱永远齐整。兜里揣着电工证，哪里线路“闹脾气”，他踩着梯子上去，三下五除二，世界便重归明亮有序。

几个年轻身影刚从职工活动室出来，额角鬓发被汗水濡湿，紧贴在皮肤上。其中一个高高跃起，凌空做了个扣杀的动作，嘴里还兴奋地模仿着乒乓球撞击的脆响：“啪！好球！”蓬勃的朝气像刚被朝露洗过，脚步轻快带风，说笑声在清冷的空气中格外清脆，给这沉稳的晨曲添上了几串跳跃的清音。

踏进段部一楼，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响起，勤勉而踏实。空气里悄然浮动得更诱人的暖香，循着气味走上三楼，职工厨房里的热闹裹挟着浓郁的水汽扑面而来。“哇啦”一声，蒸笼盖子被猛地揭开，一团浓得化不开的白雾汹涌腾起，瞬间模糊了视线。雾气稍散，露出笼屉里挤挤挨挨、胖乎乎的白色大包子，面皮蓬松，隐约透出内里深色的馅料轮廓。锅

里金黄黏稠的小米粥正咕嘟咕嘟地翻滚着，密集的气泡顶破粥面，又迅速破灭，释放出粮食朴实的甜香。木桌旁，几位鬓角染霜的老职工围坐着吃早饭，闲谈碎语在饭桌上方交织：“县西晚上这几天有砂石车，动不动就有抛洒。”“嘿，我家那小祖宗，夜里能醒八百回！”“老张，下回买点老干妈夹馍吃。”……不知谁提了一嘴：“哟，王段长学习强国的分数，又蹿上去一大截！”被点名的王段长正低头吹着碗里的粥，闻言抬起头，脸上漾开一层薄薄的红晕和掩饰不住的笑意：“我就是没事了当新闻看呢。”这分数，便也带着点得意与羞赧，悄然融进了碗筷轻碰的市井晨光里。

二楼，空气陡然沉静下来，弥漫着纸张、油墨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烟草味。楼梯口，段长办公室的门开着。张段长端坐案后，拿着一份文件，眉头微锁，目光凝滞在字里行间，仿佛在掂量每一处标点的分量。周段长正打着电话从一楼上来，中气十足的声音清晰而快速：“对，就是涵洞出水口往东五十米，排水沟淤死了半截！昨天的巡查照片我发群里

了，看见没？今天必须清出来！赶在下场雨前弄利索……”他语速快而笃定，脚下生风，仿佛他脑中的那张路线图正随着他的步伐急速铺展，精准调度着蓝田段这一天即将奔涌向前的车流与脚步。

走廊和办公室渐渐热闹起来。抱着厚厚一沓报销单据的，腋下夹着合同的，轻声询问“张段长这会儿有空签字吗”的……人影交错，脚步声细碎，大家各自汇入自己的位置，如同无数条涓涓细流，在八点钟的晨光里，无声地汇入蓝田公路段这条坚实而繁忙的河道。

窗外，日头又爬高了些，明晃晃地投在院子里。王勇依然蹲在段门口，小锤敲击金属的“嗒嗒”声固执地响着，一点油污蹭在了他深刻的皱纹里；孙选堂手下那辆黄色养护车，每一寸漆面都在阳光里折射出流动的碎金。蓝田公路段如同庞大而精密的机器，所有齿轮都已悄然啮合，平稳地转动起来，带着机油、汗水、小米粥和纸张的气息，奔向山野间那些需要抚平或守护的蜿蜒长路，远处传来一辆养护车发动机的轰鸣声。

翠 矾 云 游 记

邹京花

7月的一个清晨，在太白县，我和朋友何琼去爬翠矾山。

朝雨初霁，空气清新，翠矾山就像一幅齐天高的水墨画。走过湿漉漉的街道，来到山脚下的翠矾山公园，已有一些人徜徉于植物景观之间，徘徊在古典亭台之中。

上山的道路有些弯曲，但路面宽阔，干净如白纸。路两旁长满了高大的橡树、松柏、古槐，碧绿接天，树下的花花草草，碧翠葱茏。山间荡漾着花草清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我们沿着盘山路前行，到达了半山腰的一个小广场，在这个不规则的大平台上，四周古槐苍劲，松柏掩映，树木之间有人打太极拳或练太极剑，随着音乐一招一式，很是好看。

平台西边的山体上，是巨大而醒目的标语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在初升的朝霞里，熠熠闪光。在平台东边的山崖上，矗立着一座五层塔楼，翅翥飞檐，雕梁画栋，气势壮观。

我和何琼坐在石凳上，稍作休息，便准备登塔。

这塔楼已有些年代，因传说老子曾在此修道炼丹而闻名，这楼梯和扶手便有了古情禅意。

我们爬上塔顶，只见几个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占据了四面窗户，她们用石块固定手机进行录像，面对窗外凝视着，一动不动。我问她们在干什么？她们回答拍云。我随她们眼神的方向静静观察，山间云雾缭绕，似大海，似湖泊，似万马奔腾、似撒欢的羊群……我又问：“你们一般需要拍摄多长时间？”“五六十小时吧，直到云雾散尽。”

这些摄影爱好者对大自然美景的追求之心，令我感动。我不敢惊动她们的专注。我们悄悄地走下塔楼，来到山崖边瞭望山下。转过身去，是葱郁苍茫的大山，西南方向山顶上有座庙宇。

我和何琼相视而笑，心领神会：登上山顶，去看看。

去山顶的路狭窄、蜿蜒、陡峭，腿脚感到吃力，我毕竟已是花甲老人。跟在我身后的何琼，面颊绯红如沾露牡丹，她气喘吁吁地说：“花子瘦，咱都是柔力球运动爱好者，可这爬山比打柔力球活动量大多了。”我暗喜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跳舞、打球等运动，虽年长，却因坚持运动而体力更佳。

看着身旁的小花在绿叶衬托下，披着露珠，在阳光微风里微笑，展示着鲜艳美丽，山鸟在树上歌唱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如自然的掌声，我挥手和她们致意。

此时的崎岖山路上，没有喧哗的人群，临近峰顶，愈显得神圣、肃穆、庄严。环视四周，一步一景，随阳光而变幻，真乃人间仙境。“花子瘦快看。”随着身后何琼喜悦地提醒，山顶上的宝塔已在眼前。我双手合十，祈祷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！

我们扶梯而上，登临宝塔顶层，举目眺望。群山起伏，在升腾的云霞雾霭里，如草原上的马群，似沙漠上的驼峰……云团在脚下游走，宛如天宫。

俯瞰东边山下，太白县城就在群山的怀抱中。林立的高楼就像积木排列着，河流似一条银带穿城而过，车辆像昆虫般在道路上移动……

我忽然想，曾为家庭琐事、生活矛盾，纠结、焦虑、愤怒，现在想来，其实那许多过往都不是什么大事，都是过眼烟云。

就像今天，只有克服困难，汗流浹背地登上山顶，才能看到太白县城的全貌和更远处的风景。古人云：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。”

下山的路上，何琼常现沉思状，她的思想上也一定有了许多收获，或正在接受创作的灵感。感谢翠矾山，给了我视角的享受、身体的愉悦和人生的力量……



日出东海 翟若言 摄

金 盘 城 怀 古

梁新会

前几日，与文朋诗友同游金盘城，谈起此城的建设者——清代永寿县令张焜，众人皆叹服不已。

金盘城位于永寿县永平镇，永平镇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，历史悠久，在秦代称麻亭，在唐、宋、元至民国时期，曾三次作为永寿县治，累计长达700年，素有“秦陇咽喉，彬宁锁钥”之称。

张焜，字大启，号西屏，清南昌府（今江西省南昌市）人。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，由乡举任永寿知县。张焜到任时，永寿县城因战乱和旱灾几乎荒废（原6600户减至765户），官员们四散在窑洞民房里办公。张焜到任后，看到这种情形，非常痛心，慨然长叹：“城池乃国家之保障，民之生聚，岂能长鞠为茂草乎！”

张焜立即申请赈灾粮，开展赈灾工作，确保百姓有粮可食；同时废除不合理制度，减轻农民负担，恢复生产秩序。永寿县城路通三边，每日驿马飞驰，各类差役使者络绎不绝。永寿县衙专门备有驷马廐房，但这些差役却把备马的任务又分派给老百姓。差役们每次检查百姓准备的马匹时，都要求百姓用好酒好肉款待他们。但凡马匹稍不合标准，伙食略不合胃口，便对百姓呵斥怒骂，肆意鞭打，以至于“每遇一差，传旗一到，里民值日者便魂摇胆碎”。永寿百姓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。张焜不畏强权，决定下大力气兴利除弊。他亲自主持颁布新规，并将其刻在碑石之上，立于县衙大门前。碑文开宗明义，义正词严：“今卑职仰思皇上爱民之心，各冤恤民意，不惜一身之劳，不屏独任之苦，不顾差舍之谤，永行禁革，以除私弊。”此举彻底根除了坑害百姓、扰乱官场的备马制度。

古代，皇权不下县，县下惟宗族，宗族皆自治。县令作为最底层的官员，处处受制，想要有所作为，难于上青天。加之，清代官场积弊成疴；稍不留心就可能因言获罪，招来杀身之祸。多少仁人志士想要为民做主，却无可奈何，几番挣扎之后只好随波逐流，三缄其口，明哲保身。张焜是官场的一股清流，他体恤百姓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整顿了官场风气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“永寿民不聊生，不行拯救，实为官守者之耻”。张焜决计上不动国帑，下不病民生。时值清初财政紧缩，朝廷拨款无望，他亲回南昌，变卖了家中全部田产，还向亲朋

好友借贷了一部分钱，凑足了三千两银子，带回永寿。他的举动感化了众人，于是乡绅胥吏自愿捐银一千四百多两，普通民众也表示甘愿出力出物，候候调遣。他信心大振，亲自带人查看地形，本着最大限度省时省力，节约开支的原则，依靠山势修复城墙。在他的率领下，上下一心，历时一年多，于1669年，重修了县城和官署，解决了百姓居无定所的问题。修好的县城形似盘中的金元宝，取名金盘城，寓意固若金汤，坚不可摧。

永寿属于旱塬地带，祖祖辈辈用水困难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温饱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，但吃水一直是个大问题，很多地方根本打不出水，直到近二三十年，全县群众的吃水问题才得到了根本解决。可以想象，张焜在任时，永寿的缺水问题非常严重。张焜怜悯百姓，感慨地说：“民之苦，恒在饥，而永民又兼苦渴也。”于是他查阅书籍，终于找到泉水，打算将宋朝开发的吕公惠民泉再次引入县城。这次他又带头拿出自己的俸禄，招募民工，终将泉水引入县城。但泉水在流入途中大都渗入浮土，流到县城能用的所剩无几。到了严冬，水道结冰上冻，水根本到不了县城。张焜苦思冥想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他请人烧制了数千个陶瓷桶箍，然后把箍子衔接起来，这样把泉水引入县城损耗很小。为了防冻，他让人在陶瓷桶箍上面盖上厚厚的土层。这下，老百姓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山泉水了。永寿人至今把这种水管叫“罐罐水管”，把张焜修建的惠民泉水出口叫“罐罐沟坎”。

申赈粮，革差徭，修复旧县城和“吕公泉”之后，张焜又建学宫编县志，对聪颖优秀者捐廉奖赏，还设医施药为民治病，劝课耕织，劝民息讼，倡导乡规民约，减少了诉讼案件，深受百姓爱戴。

张焜在任八年，为百姓们干了八件大事。有的时过境迁，已经无从可寻，但他在任时，亲自主持编撰的《永寿县志》，至今依然被人奉为圭臬。这是迄今为止永寿现存的第一部县志，里面详细记录了永寿县当时的风土人情、山水、建筑、人物等等，为后人深入了解永寿提供了翔实史料。

张焜是位饱学之士，他热爱永寿，在和永寿百姓朝夕相处中，结下了深厚的情感，把永寿县当成了第二故乡，还曾为县城周围的美景撰写了十四首诗。

八年后，张焜被上司派往江浙参赞军

务，平定叛乱，永寿百姓难舍难分，洒泪相送。几年后，一身肝胆的他终因积劳成疾，病死军中。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，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”永寿百姓得知噩耗后，悲伤万分，捐资为其修建祠庙，常年祭祀，祖祖辈辈传颂着他的功德。

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张焜去世300年了，他的为政之德成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，熠熠发光。永寿县以发展全域旅游为契机，深入挖掘张焜公正清廉的精神，借助永平古镇的自然生态资源，将廉洁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，展现公正清廉的精神，推出绿色生态与清正廉洁为一体的“清风之旅”廉行路线，让游客在“一路清风”中，接受廉洁文化的熏陶和洗礼，深受民众欢迎。

300多年后，我们乘此凭吊，只见新建的勤政广场上草木成荫，中间矗立着高大的廉史张焜汉白玉雕像，两边有张焜事迹展览墙，清风长廊、引水工程，各色花坛点缀其间，巧妙地表达了永寿人民对张焜的敬仰和爱戴之情。

我们拾级而上，进入城内参观，看到清代的遗址保存较完整，县衙、古城墙、城隍庙等都已对外开放。新修的美食街皆是仿清样式，古香古色，与古城墙浑然一体，相得益彰。

登上被修整过的金盘城，只见古城与山势巧妙融合在一起。左有青龙（东岭梁），右踞白虎（虎山），前拥朱雀（翠屏山），后靠玄武（永寿梁），形如“架上金盘”，巧夺天工，气势雄伟，足见张焜修建县城时的用心良苦。

城墙上风势强劲，旌旗猎猎，犹闻金戈铁马之声，似有千军万马在呐喊，感觉好像到了边塞苦寒之地。站在城头向远处眺望，武陵寺塔清晰可见。此塔矗立于虎山之上，始建于北魏天兴年间，现塔为宋代修筑，塔体造型优美，仿佛一位指点江山的文人。而金盘城巍峨高大，好似威风凛凛的武将。一塔一城，一文一武，遥遥相对，像历经岁月沧桑的老友，见证着历史的变迁，守护着全城百姓的安危。一塔一城，一砖一瓦，都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，吸引着众多游客和学者前来观赏和研究。

在永平古镇走一走，清正之气会涤荡心灵的尘埃，会涵养为民的情怀，会陶冶高尚的情操，人似乎脱胎换骨了一般。

临别时，回首张焜塑像，我感觉到他的目光中充满了热切期盼。

秦 岭 礼 赞

白 杨

巨龙风貌

秦岭巍巍立中州，岁月悠悠史长留。

峰似宝剑冲霄汉，岭如巨龙卧九州。

冬雪染林添素美，夏泉流峪歌清悠。

云来幻景千般妙，雾去丘显万象幽。

商山古韵

商鞅封邑遗秦制，当年宏图映眼眸。

法度严明兴伟业，规章有序固金瓯。

残垣断壁思兴替，商於古道忆俊优。

虽经沧桑风骨在，秦风汉韵梦魂游。

白鹿雅风

白鹿原乡寻宋史，贤达才俊辈辈稠。

诗书漫卷传佳趣，礼乐轻扬绕古楼。

理学新思开胜境，文章雅意照琼丘。

清风常伴书香里，墨韵盈堂岁月酬。

关学遗响

张子关学传千载，理趣精深启后俦。

探本溯源明至道，澄心见性解千忧。

气本论中窥浩宇，礼教篇里悟春秋。

贤声远播千秋仰，学术光辉耀古都。

乡约流芳

四吕首创乡约起，善政德风满田畴。

邻里相亲如骨肉，乡间互爱似暖流。

劝善惩恶规行止，立德修身化风俗。

乡约传播广壤地，文明薪火永相守。

祖脉神姿

祖脉秦岭擎天起，中央水塔润神州。

朝披霞光添华彩，晚照余晖映静柔。

泽被苍生福万代，恩垂华夏万古留。

千秋盛景凭谁记，吾辈豪情绕岭头。

靖 边 行

春 草

前日晤良友，今晨听蛭蝉。

古都犹薄热，塞北苍凉天。

远眺沙洲绿，欣尝瓜果鲜。

朔方风景丽，忤踞客迟还。

季 节

姜 华

这个季节，我不敢高声喧哗

那些动物和植物，正在匆匆赶路

风从商周吹来，我是地下

那件突然开口的青铜

一只麻雀数着枯枝的骨节

它的沉默比哲学更重

风，不停地把画面吹垮

它们是在考验麦子的忠诚

风的速度，模仿着植物的速度

这其中隐匿着什么信息

一棵杨树正在使劲把风摇动

另一棵，和我一样寂寞

我知道，这些在身后追赶的风

也在试探我的定力

风穿过我空荡的躯体

把火种埋进每一粒冻土